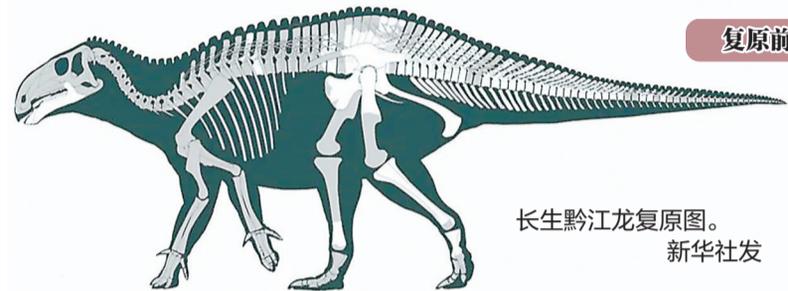


鸭嘴龙化石首现我国西南

亿万年前蜀“道”不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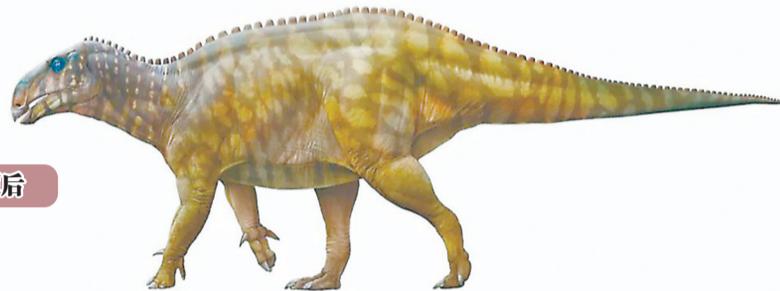
在地球漫长的生命史中，恐龙无疑是最令人着迷的篇章之一。而在中国的版图上，恐龙化石的发现总是能引起广泛关注和研究热潮。9月10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重庆市传来：我国科学家在重庆黔江区发现了第一个鸭嘴龙类恐龙——长生黔江龙。这一发现不仅为西南地区的恐龙化石记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东亚晚白垩世恐龙动物群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佐证。

▶ 长生黔江龙的挖掘与修复。(来源：地球科学部)



复原前

长生黔江龙复原图。
新华社发



复原后

重庆“长生黔江龙”问世

记者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重庆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地矿局208地质队与国家自然博物馆、云南大学相关学者近期在国际学术期刊《白垩纪研究(Cretaceous Research)》在线发表了学术论文，正式命名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首个早期鸭嘴龙类恐龙为“长生黔江龙”。

长生黔江龙的属名取自化石标本产出地重庆黔江区正阳组，种名来自首次报道黔江白垩纪恐龙化石的古生物学家王长生。

据了解，鸭嘴龙类(鸭嘴龙超科)恐龙因其喙吻部宽扁，极像鸭嘴，故名鸭嘴龙。它们是一种长有鸭嘴状头骨吻部和复杂齿排的植食鸟臀

类恐龙，存在于早白垩世晚期至晚白垩世末期，由禽龙类演化而来，在全球均有分布。虽然我国北方很多地区都有鸭嘴龙类化石发现，但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白垩系的化石材料却极度匮乏。

据介绍，本次长生黔江龙的标本发现于黔江上白垩统正阳组地层，为一具部分完整且关联的鸭嘴龙类恐龙骨骼，材料包括了下颌、颈椎、后肢、完整的腰带以及关联的前部尾椎。

研究人员对黔江龙体长进行估计，其身长大约8米，为四足行走。通过黔江龙完整的腰带及关联的尾椎判断，该恐龙生活在附近，死亡后搬运距离不远。



黔江正阳组典型地层剖面。(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图)

可能由我国北方迁徙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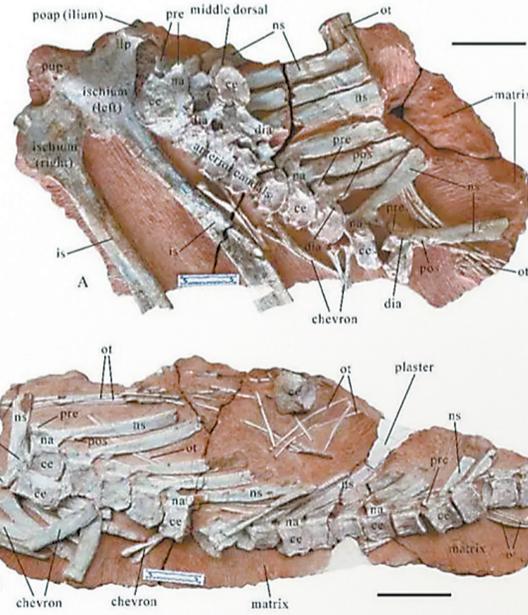
鸭嘴龙超科的早期分支类群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族群，反映了早期分支禽龙类向鸭嘴龙科转变的过渡形态。长生黔江龙展示了一系列非鸭嘴龙科鸭嘴龙超科的典型特征，如横向较宽的U型前齿骨、几乎垂直的齿骨冠状突等。此外，该类群的化石材料还具有一些常见于鸭嘴龙科却很少发现于早期分支鸭嘴龙类的“进步”特征，如前齿骨边缘小齿呈近梯形，每个齿槽容纳了至少5个牙齿等。这些特征表明，长生黔江龙是一类晚期分支的非鸭嘴龙科鸭嘴龙超科恐龙。

长生黔江龙的发现为评估正阳组顶部时代范围提供了全新视角。研究人员建立的系统发育框架发现了8个同长生黔江龙亲缘关系较密切的非鸭嘴龙科鸭嘴龙超科恐龙，它们构成了一个横跨晚白垩世晚期的时代组合。

长生黔江龙的发现，不仅在古生物学上具

有重要意义，还在生物地理学上提供了东亚地区晚白垩世恐龙动物群交流的实证。通过与蒙古南部的恐龙动物群的比较，研究者们发现了两者之间在恐龙组合面貌方面的紧密生态相关性，这指示了晚白垩世晚期中国南方和蒙古南部之间的生物地理学联系和恐龙动物群交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表示，中国西南地区的恐龙化石发现主要来自侏罗系地层当中，白垩系的化石材料非常稀少。已知早期鸭嘴龙类恐龙大多发现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和蒙古国南部。长生黔江龙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早期鸭嘴龙类恐龙，其发现和研究有助于理解鸭嘴龙类的早期演化历史，本次研究也推断出黔江龙的祖先很可能由我国北方迁徙到南方，并在重庆黔江定居下来。



长生黔江龙的坐骨及前部尾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图)

“建在恐龙脊背上的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长生黔江龙的发现和研究，也为评估重庆黔江区正阳组上部时代范围提供了全新视角，黔江龙的生存时代推测大概为晚白垩纪中晚期。

早在1960年，重庆黔江正阳组发现了白垩纪恐龙化石线索；1974年，原四川地质局107地质队王长生首次报道了山阳岭一带恐龙发现。2019年，

为全面摸清黔江恐龙化石资源，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的统筹安排和科学组织下，一系列化石资源调查、勘查及保护研究项目陆续开展。2022年“重庆市黔江正阳恐龙化石集中埋藏地勘查与保护”项目实施，截至目前，已发现2个稳定化石富集层位、400余个化石露头点和5个化石富集区，发现的恐龙类型经过初步鉴定包括了蜥脚类、兽脚类以

及鸟脚类的鸭嘴龙类等，弥补了西南地区白垩纪恐龙化石研究薄弱环节，也为世界恐龙研究提供了更多科学材料。

据悉，重庆市恐龙化石资源丰富，已在29个区县的70多个地点发现恐龙化石线索，具有分布范围广、区域富集、数量多、种类多等特点，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是“建在恐龙脊背上的城市”。截至目前，该市已发现了世界级的重庆云

阳侏罗纪恐龙动物群，命名恐龙新属种6个，串联了亚洲侏罗纪恐龙的演化历程，填补了世界恐龙演化史空白。

长生黔江龙的发现，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古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贡献。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鸭嘴龙超科恐龙的认识，也为研究晚白垩世恐龙的演化、分布和古生态提供了新的线索。随着更多化石的发现和与研究，相信未来我们能够揭开更多关于这些史前巨兽的神秘面纱。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上游新闻报道